黃嬭餘話

余歸自象山杜門不出晨起聞剥啄則若士門人陳
子玉田以書來問訊並緘寄其所著餘話視余余展
讀甫數則遽已津津愈讀愈不厭既乃惟恐其卷盡
喜曰有是哉說部之書固子之屬也然使以已意為
結造而或失之誕或失之鄙則其無當於觚墨者無
論至剌取古人書而衍說之或不免為勦襲之陋穿
鑿之非若此者亦無取焉茲餘話一編即不過自叢
言脞史文詞韻語中來一經粘綴如掘得玉合子底
必有蓋或加以考訂復具有理致令閱者心開目明

是其浸淫乎卷帙者以講論為哺乳則有之矣而碩
取金樓子黃嫡之語以自謙乎哉陳子籍歸安烏程
人往余分校浙闈於糊名中識之不忘疇昔奉是編
遠用相質為亟題數語於簡端而於手答問則復寓
之意曰願與剞劂氏謀之以訂於世之同好者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秋九月湘陰曾光先序

金樓子載有人把卷即睡因呼黄卷爲黄嬭而唐人遂以黄嬭作晝睡之稱錫路伊鮮藏書兼疎津逮顧不免如金樓子所嘲午餘飯罷往往探取一編遲宜林之來而當聯曚閒見有情事相等意語相類及足以適口悅目者偶一染神都於其起而筆之爲消閑之餘話亦噞囈語耳大雅君子必無取焉書以志媿

錫路自識

黄嬭餘話卷第一目録

栢封大夫

陳蕃榻

晋人帖

黄初詔

華歆擲金

劉備

張承吉

東坡善射

項羽

葛襪

玉米田

文字紅裙

劒汝

讀書耐謅字

王逸老

𪋻官𪋻才

東坡貧家詩

兄弟相嘲

以醉爲富

菱花

傳延年

黄嬭餘話卷第一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文章穩字

文章下字最貴是穩而得之或難易不同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宋景文云人之屬文有穩當字第初思之未至也二公皆甘苦有得之言

鄭風勺藥解

鄭風贈之以勺藥韓詩云勺藥離草也崔豹古今注

云牛亨問董仲舒曰將離相贈以勺藥者何答曰勺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陸佃農師有一說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耳路按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云云蓋取董子之解農師解殊猥褻不經此不足存無論然如董子解則當如後人折柳贈別之情亦非用以博趣按本草注勺藥猶婥約故朱子第云勺藥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厚則士女相與戲謔之意且於此寓焉爾又陳鵬飛詩解云勺藥溱渭之地

富有之羅願爾雅翼勺藥當春暮祓除之時故鄭之士女取以相贈更可見是因物寄情無事曲解

東風菜

左思吳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云東風菜名元遺山春日書懷詩流年又見東風菜注謂東風菜見本草菜部按本草此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生嶺南平澤菜名東風自是大好詩料又廣州記云東風華葉似落娠婦比象復奇而艶

晉平公

晉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爲其無欲故正坐以養之也見嵇康高士傳讀此愈知平公之禮賢而孟子入云則入等語綜舉故是曲盡

虞師晉師滅夏陽二則

虞師晉師滅夏陽璧馬一結公羊穀梁二傳不同公羊傳云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傳云荀息牽馬

擽壁而前曰壁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按同此

戲語一是獻公戲息一是荀息自戲穀梁傳作荀

息自戲亦有意蓋荀息請以璧馬假道而獻公未

遽許之然息料敵如見所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

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語已輕儁迨亡虢五年

而舉虞固應有此諧戲以自實其玩弄之情是為

穀梁文前後照應處行文有變化之法故不必倣

公羊定作獻公語也

呂覽權勳篇述晉獻公假道事末云荀息擽璧牽馬

而報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以㲄梁文二句作獻公語又與㲄梁本傳不同按薄長二字特風趣未經人用

名流舉動

大凡名流舉動輒成佳話茲得數條撮記於此王仲祖病劉真長爲稱藥萄令則爲量水見世說中峰和尚草堂成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峰塗壁見蘇談又蔡君謨一帖云梅二馬五蔡九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於普照寺仲塗和墨聖

俞按紙君誤揮翰

晏元獻任誕

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以諸妓自隨晏公把柁王張操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曰晏梢使柁不正也見孔平仲談苑語林紀之茅順甫云晏同叔亦如是誕耶

蘇子赤壁賦

蘇長公赤壁賦有長公親書墨跡在文衡山家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作食字不作適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記之路按朱子語録頃年蘇季真刻東坡文集嘗見問食字之義答之云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謝疊山文章軌範本注食字說同朱子王弇州又以漢書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引師古注謂能多飲酒費盡之意釋之王肯堂守泰肇靈云食字之義世罕解者弇州說亦非是按内典

一切有情皆依食住故有眼以色為食耳以聲為食等語然則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正是食義蓋守泰之說如此已上訓食字諸說紛綸看來筆塵觧比舊說較長然作適字自穩作食字轉有痕迹篇中正不須此元朗又云今刻本作適字疑長公自加攺竄斯言得之矣

栢封大夫

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栢亦封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五色線記之可

見古事未嘗無對李誠之咏松云一事頗為清節

累秦時曾作大夫官指松而不及柏於詩論為漏

畧於詩義即為偏枯

陳蕃榻

陳蕃懸榻待客有二人其一為徐穉孺子南昌人蕃

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見徐穉傳其一為周璆盖王臨濟人前後郡守

禮命皆不至蕃為樂安太守能致焉字而不名特

為置一榻去則懸之見蕃本傳二事絕相類頗思

仲舉生平所至定懸一榻幾成故事按孟王在當時亦致有標格世目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王瀏瀏如松下風然下榻事世頗獨稱孺子王子安滕王閣序徐孺下陳蕃之榻因譜南昌人物因是切合主賓他如趙冬曦詩徐榻思方建左車理自均杜子美詩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牧之詩稱榻蓬萊掩膺舟翠落停此等不可枚舉凡所稱引畧不及周豈詩家率多蹈故習熟抑周事雖與徐同而徐之名尤重於周周為徐掩故耶惟明初

席帽山人王逢詩二句周璆實下諸侯榻王式虛
蒙博士徵斯爲僅見云

晋人帖

晋人帖寒食近小住爲佳耳辛稼軒詞明日落花寒
食得且住爲佳耳用晋人語人稱其工釋惠洪栢
林寺詩吾行無疾徐住佳去亦得又妙得翻用法

黄初詔

魏黄初四年有鵜鶘鳥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
汙澤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

智之士處于下位者乎否則斯烏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數行詞旨風流斷非六朝已下所能道當不徒以文告中創體目之也

華歆擲金

世說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棄之劉辰翁云捉擲未害其真强生優劣其優劣不在此評未當彼歆既捉而又擲之是亦慮為幼安笑捉則其真擲則其偽也

劉顧以爲未害真尚未經勘破在

劉備

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身爲名公所知不覺狂喜袁術報呂布書云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未審玄德聞之當復作何語

張承吉

唐詩人張承吉之子虔望小字冬瓜時有合出瓠子之譏蓋以承吉名祜故也金華子雜説則云虔望嘗求濟於嘉興裴弘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服

弘慶曰祐子守冬瓜已是過分亦以瓠子爲戲然非小字冬瓜之謂或又云冬瓜堰張祐所居故王元之有冬瓜堰下甘肥遯之句范攄雲溪友議乃謂酒徒朱冲和嘗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巳鬻鸞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屎堆邊說我能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因之以爲宋時嘉湖地皆懸流重重設堰埭用牛挽船過堰而徵其稅置官領之唐人詩所云牛屎堆邊識張祐者以祐曾爲冬瓜堰官也諸說未審誰是據唐人所咏可稱惡

謔然東坡有言馬糞之穢也一經僧虔所居便爲佳號則是牛屎之汚又足以辱承吉乎

東坡善射

東坡嘗自言三不如人謂飲酒唱曲奕棋也然却善射公有次韻子由聞予善射詩一聯云共怪書生能破的亦如驍將解論文劉績霏雪録云爾王元美作長公外紀惜未及之

項羽

項羽喑嗚叱咤一絶世麤豪男子于文義應非所解

唐韋蟾嘲李瑒詩云渭水秦川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料應學得虞姬婿書字才能記姓名調侃希仁卻借項羽作口實然讀羽垓下一歌音節悲壯正使後世饒詩情者為之未許能爾又唐傅奕考覈道德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幸者人知有虞耳庸詎知淺斟低唱外乃復有耽嗜玄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葛徵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按采薇之歌見於本傳服葛語稍僻故人知有食薇不稱其服葛

玉米田

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見楚紀陳眉公書焦云屈原耕田人多不知路謂楚詞卜居篇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靈均固有此志

文字紅裙

韓公醉贈張秘書詩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

文字飲惟能醉紅裙陳善捫虱新話謂退之亦未是忘情者退之自有二侍姬名絳桃柳枝張籍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筝者也且又嘗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座添春此豈空飲文字者後山詩話亦云此老有二伎號絳桃柳枝言不可不慎東坡語張文潛又云觀退之詩疑若清苦自飭者然有云艷姬踏筵舞清眸射劍戟則知此老箇中興復不淺文潛戲答云愛文字飲人與俗子同科按巳上諸君子之言以矛陷盾都不肯

放過退之惟東坡雨中飲酒詩有云試將文字惱紅裙此則文字紅裙兼有之嬲用韓詩却可為文潛語解𡟶也

𠚤汝

歐陽公瀧岡阡表𠚤汝而立於旁俗本或易𠚤為抱洪景盧据曲禮鄭氏注正之甚明今人詩文中又或以𠚤字為新代抱字用則非按抱字正字通云即懷抱之義蓋謂抱之於懷也與鄭氏注𠚤挾之於旁義自不同歐公文要是當時紀實語不然抱

字見詩書剏字出曲禮亦何新異而必取此耶

讀書耐謚字

昔人云讀書須耐謚字陳眉公謂如登山耐仄路踹雪耐危橋閑居耐俗漢看花耐惡酒此四語比況最好可謂曲盡神致因念北齊邢子才有書不甚讐校以為誤書思之更是一適正以緣耐得思緣思得適初非有二旨也

王逸老

李赤自謂歌詩類太白故曰李赤見柳子厚集王應

嬾困學紀聞云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頃得一條亦相類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世以其人猥瑣不與其書名

麤官麤才

唐時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麤軍節鎮者率呼為麤官見尤袤之全唐詩話又東坡談錄云唐之盛時內重外輕任方面者目為麤才孫光憲北夢瑣言載薛尚書能以文章自負累出戎鎮常鬱鬱之

嘆息有詩謝淮南寄天柱茶落句云麤官乞與真抛却賴有詩名合得嘗又嘗自目為麤才有柳營茅土倦麤才之句孫謂薛不得本分官有此輕薄然麤官麤才之稱亦屬當時口語云

東坡貧家詩

嘗見羅大經玉露記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以為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竊疑貧女巧梳頭巧字與下拙字相左但所見數本皆然後閱蘇

集是好字為之首肯豈羅亦漫憶之而漫筆之或
傳寫之訛耶
兄弟相嘲
盧氏雜紀王縉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筆者誤叩王
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楊文公談苑韓浦韓泊
能文泊嘗輕浦曰吾兄為文如草舍予文乃造五
鳳樓手浦因人寄蜀牋題詩云十樣蠻箋出益州
新來寄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
鳳樓按二事正堪作對古稱文人相輕不謂兄弟

間有此嘲謔因思大蘇小蘇詩文稱伯仲而東坡別子由詩曰豈獨為吾弟要是賢友生子由作東坡贊曰人曰吾兄我曰吾師為師為友互相推重其視彼殆可以一笑也

以醉為富

詩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朱傳富猶甚也一於醉而日甚也鄭箋則云童昏無知之人彼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唐宋詩家並用鄭箋樂天自題酒庫詩天將富此翁注引劉仁軌詩有此句以一醉為富也又

云醉来枕麴貧如富注詩一醉日富陸龜蒙詩且須謀日富不要道家貧東坡詩而況彼區區何異一醉富其義亦然

菱花

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芡暖而菱寒說見東坡仇池筆記及陳郁話腴蕭山来集之樵書云古人稱鏡為菱花盖凡花向日獨菱花背日而開鏡之為物向日而照則不可以鑑物惟背日而照則明彩頻生故取義於菱花說甚有理

傅延年

菊之別名一曰傅延年困學紀聞舉朱新仲詩有三徑誰從陶靖節重陽惟有傅延年之句按侯寧極藥名譜藿香名霍去病若取與傅延年作對亦不數長卿晚翠簡子秋紅之句也

黃嬭餘話卷第一

黃嬭餘話卷第二目錄

西子

北臺馬耳

柳河東箕子碑

王荊公讀孟嘗君傳

面上眉

癭瘤

柳絮落泥中

墮淚之言

王佛大

東坡帖

顈頖

黄嬭餘話卷第二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三多三上

後山詩話云永叔謂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歸田録云予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三多三上之說非六一公身親閱歷不能為此言

醫俗

昔人謂士俗不可醫而元裕之詩云人若不解飲俗

病從何醫是謂酒能醫俗也然亦須如王孝伯痛飲讀離騷蘇子美漢書下酒乃得山谷云士大夫胸中不用古今澆灌則俗塵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要知人果書味塡胸即涓滴不飲當其心醉已復翛然自遠不則餔糟歠醨止得茗芋狀貌正恐俗滋甚耳

借書

借書四癡說各不同李濟翁資暇集作癡王府新書作嗤嚴有翼藝苑雌黃云當作瓻酒器也一作鴟

鴟夷亦酒罌當從嚴說為是劉孟熙云爾考韻書
瓻字注盛酒罌古以借書則知以瓻為癡者訛也
借書以酒最是文人韻事又宋葛勝仲嘗以酒券
從尚公輔假太平御覽酒券假書更自趣絕

仁字

今人言果核中物曰仁若桃仁杏仁之類味此稱目
可見仁之一字是一團生意在合之醫書以手足
痿痺為不仁之說正謂死活不同耳

孟子文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一段既畢而繼之子濯庚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謂使羿如子濯得尹公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友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關聯而宮商相宣律呂明煥立言之妙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已上語見容齋五筆路觀蘇明允論龍斷章云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及古之為市

者兩段不相關續而宫商相宣律呂自應文情蔚然又云但解龍斷二字正意已躍躍言外於逢蒙章云文勢於前段已欲絕而文情正爾躍躍下文引取友之端以證惡得無罪之語不須聯絡呼吸正與龍斷章同此論蓋始於明允而容齋為敷說如此亦愈以見孟子文之妙也又荆溪吳氏林下偶談云孟子七篇不特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乞墦一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

不貳過解

釋常談論語內唯不貳過貳字不作二字何也貳者副也益也蓋不文過飾非之謂非謂顏有過不至兩度也其說頗精隋書李穆傳云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裁對自安故非歟後可比

陳文惠松江絕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西風斜日鱸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未爲羹則安得香哉野客叢書辨之以爲

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又云鱸魚香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旨哉斯言然猶未伸其論竊謂讀此詩宜自知耳其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西風斜日鱸魚香且如文潛所論要指出松江為鱸魚之鄉乃此詩不必有鄉字而松江之景宛然在目亦東坡所云善畫者畫意不畫形善詩者道意不道名也若落一鄉字便成死煞路又考宋熙寧中屯田郎林肇治吳江日

取文惠句作亭江上以鱸鄉名之見高德基平江紀事及龔明之中吳紀聞等書屯田誠好事但以鱸香作鱸鄉不免失作者之意

水竹居

醉吟先生池上篇序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云云大氐言一室之中有水有竹耳薛野鶴云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更說得有致李羣玉詩長愛沙洲水竹居具此意也

邵康節居洛陽田宅

周煇清波雜志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若使令人為之將貽詭寄免科之誚矣又云或謂田宅乃三公所予者按此所記未詳似耳食語邵伯溫聞見前錄述此甚備錄之康節慶歷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共城遷居焉洛人為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湖南延秋村

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遺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居之富韓公又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熈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于是司馬温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嘗有詩謝諸公又云今宅契司馬温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按此可知

康節在當時為人所慕愛如此然以康節視之則寧與行窩有異乎蓋康節居洛陽有十餘家如康節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康節之來是謂康節之行窩亦聞見前録云

不惜二則

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

按不借二字為詩家所常用嘗見賈思勰齊民要術記崔寔四民月令十月可析麻緝績布縷作白

屐不惜注云草屐之賤者曰不惜頗疑惜與借字形相近文帝之屐不借或是不惜之訛則豹為臆説矣且稱草屐之賤者曰不惜意尤明曉也

小說中載有仙人鳳子者隱于農一日鄰人來借草屐鳳子曰他人草屐可借吾之草屐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屐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屐為不借此尤附會可笑揚子方言自關而東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劉熙釋名亦因之方言在崔氏月令之前似屬可信

但以不借名履殊費曲解正不如不惜之義爲長

山谷帖

周公謹雲烟過眼録云黄山谷有一帖花四枝謾送餘春尚可賞否藏花人安否前輩風流可想也按此帖十六字亦涪翁戲墨耳讀之芬人齒頰字字可作詩材

醉

醉酒者頽曰醉顔目曰醉目亦有稱醉耳者如東坡詩自知醉耳愛松風會揀霜林結茅舍釋惠洪詩

下有跨驢人蕭蕭吹醉耳是也又坡詩有我笑劉伯倫醉髮蓬茅散之句醉髮二字亦新

花露玉魚

貴妃宿酒初消苦肺熱晨遊後花苑吸花露以潤肺又素有肉體至夏苦熱刻一玉魚兒含之藉其涼津沃肺並出開天遺事花露解渴玉魚滋津二方不知太真從何處得來嘗見談薈云南宋宮人有含光水玉魚傳是楊太真潤肺物此恐是好事者為之也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凡篙師于城埠市鎮人烟湊集處招集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見陶九成輟耕録蓋里語也而古樂府已有夜航船曲吳曾漫録云樂府夜航船正謂浙西可見里語相沿古今不改張祜詩僧歸夜航月皮日休詩櫂酒三瓶寄夜航並借此里語入詩耳

麩炭、

老學菴筆記云謝景魚家有陳无巳手簡一編有十

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浮炭者謂投之水中而浮今人謂之桴炭恐亦以投之水中則浮故也又云白樂天詩日暮半爐桴炭火知其語已久然按白詩是作麩炭不作桴炭桴炭二字諸書亦不經見老學菴浮炭之解誠是至以麩作桴又誤證白詩卻屬傅會

敷水

敷水在華州東境以羅敷所居得名其水出羅敷谷舊唐書元稹傳有敷水驛新唐書華陰縣注有敷

水渠樂天詩屢見之野店東頭花落處一條流水號羅敷又埀鞭欲渡羅敷水處分鳴騶且緩驅又上得藍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溫飛卿亦有敷水小桃詩敷水小橋東娟娟照露叢凡用敷水並風致可喜

羅紨

王阮亭香祖筆記引馬永卿之語曰常見李西臺所書小詞中羅敷作羅紨後讀漢書昌邑王賀妻十六人其一人嚴羅紨紨音敷採桑女之名偶同阮

亭謂敷作紨必有据依當詢之攻六書者于分甘
餘話又云不知敷紨二字何以通用按此是李西
臺之誤而馬永卿承之阮亭亦不深考也盖昌邑
王傳執金吾嚴延年女羅紨爲故王妻師古注紨
音敷要知紨字之形特與紨字相近彼亦未嘗是
紨字李西臺以採桑女之羅敷書作羅紨本是支
離兼出謬誤永卿又音紨爲敷訛以傳訛豈彼所
讀漢書皆麻沙板本而阮亭乃欲于六書求之不
已慎乎

西子

西子吳亡後存沒殊不可考越絕書吳越春秋及唐人詩篇所咏小說所記互有不同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未盡爲後人所信然西子從范蠡去正所謂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孔文舉戲語合是牧之此詩註脚

北臺馬耳

宋孫奕示兒編云東坡雪後詩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次公曰馬耳山名殊不知王晉之

與霍辨雪夜對談曰看北臺馬耳萊何如左右曰有兩尖在坡正用此事趙未知而妄為是說耳按以馬耳為山名本趙次公注趙又云與臺相對盖因東坡超然臺記有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又云南望馬耳常山本是確鑿可據故永嘉王氏吳興施氏注本並因之無異詞孫說亦不注所出正未可信

柳河東箕子碑

柳河東書箕子碑有云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

干巳死微子巳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成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數語是寫出宗臣愛國之意故有此纏綿惻愴使人讀之正不知是淚是血謝疊山以杜牧之題項羽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之句為似之郤是擬不於倫

王荆公讀孟嘗君傳

謝疊山論王荆公讀孟嘗君傳一篇得意處只是擅

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定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而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横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于劒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巧偷却被疊山抉出然猝乍讀之亦自令人不覺此正是盜狐白裘手也

面上眉

王弇州語吳峻伯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

無見鄭仲夔清言按明初詩人楊孟載自號眉菴詩名眉菴集其寓意正如此

癭瘤

南唐僧齊巳項有瘤贅時號詩囊見霏雪錄嘗觀晉書杜預傳預攻江陵江陵人以其病癭以瓠繫狗頸示之一癭瘤而或蒙雅稱或遭虐謔如此然而元凱武庫之號則何必減詩囊耶

柳絮落泥中

蘇子瞻見參寥子禪心巳作粘泥絮不逐春風上下

狂句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見游覽志餘按柳絮習見語而子瞻云爾者蓋陵陽有言子瞻詩長於譬喻如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又如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等喻非一故知惜此老收得者亦良有會心處耳

隨洟之言

王子敬謂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預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伎劉辰翁云此正隨洟之言人不能識

是觧人語

王佛大

王佛大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此語致有味相親即程子所云浹洽非沈湎之謂也所惜忱非能然故卒用飲敗耳

東坡帖

東坡書與毛國云歲云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云云侯鯖錄及誠齋雜記並摘載之路更愛其與王元直一帖黄州真

在井底沓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孃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款段一僕與子眾丈楊宗文之流往来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酸情悲語頗亦可誦

䫉類

詩家之咏花態都以悲笑喜啼之語摹寫如生至言其紅則或以酔比之如劉長卿桃花色如醉之類

是也惟東坡紅梅詩丹鼎奪胎那是寶玉人頩頬
更多姿頩普丁切怒色婦人怒則面赤宋玉神女
賦頩薄怒以自持坡詩正用此字以花之紅比之
美人之怒色從來未有人及

黄嬭餘話卷第二

黄嬭餘話卷第三目録

淇園竹

漂母圖詩

趙母教女

白老

金鑾

温庭雲

詩材

雞飛牛鳴

炊僋

花朝月夕

蝶粉蜂黃

黃嬭餘話卷第三

吳興 陳錫路 玉田

江淹文集中壁魚

江淹文集中壁魚化爲野繭越女繅絲成曜光綾見大業拾遺記何物幻變有此奇寶張景陽一匹錦郭景純五色筆才鬼所憑精靈洵復不可窮詰耶

蘇二

蘇子瞻世稱長公或稱大蘇然子瞻固行仲按老蘇先生三子長景先早卒見歐陽公墓誌黃山谷避

暑李氏園有句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詩仙蘇二來謂東坡也山谷又嘗稱東坡為二丈云

和仲同叔

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陸深玉堂漫筆云懷素自叙帖近刻石于蘇州兼刻古今題䟦內蘇欒城一䟦云予兄和仲蓋謂東坡自題曰蘇轍同叔云云又東坡遊羅浮山詩還須略報老同叔自注子由一字同叔和仲同叔之字人亦罕稱

九三郎

東坡先生與黃門公南遷相遇於梧藤間道旁有鬻湯餅者共買食之觕惡不可食黃門置箸而嘆東坡已盡徐謂黃門曰九三郎爾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見老學菴筆記九三郎之稱並仲叔等字俱足考蘇氏行次

禿鬢翁

世于東坡先生稱號不一如髯僊長帽翁之類詩流習稱之山谷詩翰林若要真學士喚取儋州禿鬢翁趙德麟侯鯖録記之云謂東坡也

雙生子

容齋續筆謂今時人家雙生男女或以後生者為長謂受胎在前或以先生者為長謂先後當有序引何休語雙生之子質家據見在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以為長幼之次自商周以來不同如此五筆又載西京雜記一條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甲

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亦當爲弟矣若許釐莊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容齋謂此說最可證按以後生爲長之說本是末順據光所徵引則以前生爲兄者亦不獨殷商爲然也廣博物志載一條語簡而明

並錄之或問一產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為兄為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鑿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乎

張師錫老兒詩

張師錫老兒詩五十韻載吳處厚青箱雜記而趙與旹賓退錄亦記之其第三十六韻有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之句趙云屏字可疑路謂養和與屏作伴如意與拂相連是用四項誤具作對本無可疑而趙云屏字可疑豈未明養和之義或不作誤

具名目解則必連下句如意誤作稱意解拂字誤作拂逆解而屏字乃不可通不然何疑耶唐書李泌傳泌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張詩上二字用此

消渴

醫書有消渴之症其分為三消曰高消曰中消曰下消消者易消之謂也病皆煩渴引飲故名消渴消渴二字畧分輕重然可對舉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老杜詩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渴長又

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觀其屬對皆是平用或單舉一字亦可如盧綸詩相如渴甚貌逾衰李義山詩侍臣最有相如渴是也又如後漢李通傳通素有消疾亦謂消渴也惟如方秋崖楊梅詩幷與文園消午渴作消解其渴意此是誤解又按李通傳消疾下太子賢注為消中之疾叢書言相如消渴即所謂消中凡此消中之解亦失偏舉蓋消中即中消也特消疾之一耳設以消中為消渴則可乃以消渴為消中則不可

鮑昭

侯鯖録云世以鮑昭字明遠讀李義山詩嫩割周顒韭肥烹鮑照葵乃知名昭非䟦按晋文帝諱昭故改昭君為明君韋昭為韋曜唐武后諱照故唐人以鮑照為鮑昭如韋莊詩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是也正不知義山詩何以不避耳

世傳王荆公咏菊詩

世傳王荆公咏菊云黄昏風雨過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戲之者有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

看之句西清詩話謂是歐公語歐公嘉祐中見荆公詩笑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之云云荆公聞之曰豈不知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歐陽九不學之故也高齋詩話謂是蘇公語蘇公跋此二句盖為菊無落英故也荆公曰蘇子瞻讀楚詞不熟耳二說不同俗說又有謂王介甫咏菊蘇子瞻續之得罪介甫謫子瞻黄州菊惟黄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媿服云云近時宋牧仲筠廊偶筆辨之謂考黄州志及諸書絕不載此事又云寓黄数

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纔落數瓣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又云按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更無黃州菊落之事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子瞻無涉蓋牧仲之言如此然謂歐王二公事特西清詩話云爾若據此爲信則高齋之說又是謂何至楚

詞落英之解或主飄落之落或不主飄落之落說者亦各不同大都此一段話所見異詞所聞異詞用資譚柄則可彼此有無固均不足深辨也

翻用落帽事

三山老人語録云自来九日多用落帽事東坡詞破帽多情却戀頭尤為奇特按此蓋取其翻案然翻用落帽事已有于老杜詩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後山詩話稱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又宋徐淵子有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

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一朝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揷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羅鶴林記之以為興致皆佳未易優劣路謂有杜句在前亦終不脫窠臼

挂月村

東坡詩不用長愁挂月村蓋用杜東屯月夜詩月挂客愁村高季迪梅花云愁在三更挂月村又用坡詩

種金銀

雍伯種玉事世以為奇不知金銀亦皆可種五侯鯖載薛瓊至孝家貧採薪遇老父以一物遺之曰此銀實也命用四壁土種之銅盆中旬日發苗又旬日開花花有銀色若鈿螺結實皆銀永壽縣碑云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坪令人往往得金云因升考十洲記影娥池有生金樹破之皮間有屑如金西京雜記又載有白銀樹黃銀樹可知天地精華之氣欝積旁

磚隨處可以溢發頋能種者尠耳

原夫之輩

王保定擬言賈島不善程試每試自疊一幅巡案告人曰原夫之輩乞一聯吕氏詩律云謝無逸詩有老兄自是原夫輩是用此事

荔支寄舉之首

古今詞人好事者每以科第之名品題花木如梅號花魁杏稱及第花固矣宋人詩楊柳也如新及第向人爭舞綠蘿衣是以及第名柳又葱恩傳粉綠

衣郎稱酴醾見陶穀清異録亦有及果實者如荔支有狀元香之名之類國史補一則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簇爲四蒲陶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以寄舉品荔支尤儁世有寄籍獲舉者詞人宜必有取

小狀元

宋祥符中梁固張師德皆第一人及第固狀元灝之子師德狀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狀元魏野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陰連歲榜狀元俱是狀元兒見王

闢之澠水燕談錄澠水又云孫何孫僅學行文辭傾動場屋何既為狀元王黃州覧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第一黃州復以詩寄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鶺鴒原路謂二孫先後得狀頭亦是科名盛事而黃州之詩若符券然又大好一則詩話也

孟浩然句

古人詩雖單詞隻字俱非可及往往脫簡流傳後人

極意擬之不能得詩話中散見非一孟浩然有到得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之句刻本脫一就字有擬補者或作醉作賞作泛作對後得善本是就字乃知其妙路按此兩句九箇字都是俗字有此一就字下之便字字飛動化俗為雅苕溪漁隱所謂詩句以一字為工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其妙固不可思議

淇園竹

宋牧仲筠廊偶筆云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冢宰黃公

問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過其地絶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羣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置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盖明驗也公為嘆服云云據此似謂淇竹已絶於漢武時然按淇竹東漢時尚有之光武朝寇恂為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朱子註詩淇澳章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且覩朱子語則必自漢而還方始斬伐殆盡而以寇恂事徵之即

東京之世猶有存者又可考而知也子昭但取河渠書溝洫志語為對援据亦有所未盡

漂母圖詩

漂母圖二絶句云一飯常懷報德深歸來不忘贈千金豈知漢祖酬功日不與王孫共此心千金報德未為侈阿母何須便怒為若使王孫知此意肯教鞅鞅受誅夷王行甫耳談載之二詩可謂善于持論近人有論淮陰者謂使漢高如淮陰之報漂母則信必不死使淮陰如漂母之不望報則信亦不

死即是此意

趙母教女

世說趙母嫁女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此即詩無非無儀之意不為惡無非也不為好無儀也凡以婦人磚瓦之姿道以順為正慎勿為好一語却是絕妙

訓詞

白老

白樂天晚年極喜義山詩云吾死得為爾子足矣義

山生子遂以白老名之見蔡寬夫詩話路戲為之說李洞稱賈浪仙為詩祖宋吴邁遠嘗語人曰吾詩可為汝詩父王溪生命意亦居然可知矣

金鑾

雲仙雜記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丈士傳遂輟以勒之此必有誤按樂天集中傷金鑾子詩甚多有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又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一朝舍我去形影無

處所又云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忽然又不見邇來三四春又云纔知恩愛迎三歲未辨東西過一生則金鑾以三歲殤明甚彼雲仙之說何為哉

溫庭雲

北夢瑣言溫庭雲字飛卿或作庭筠舊名岐又桐薪云温岐改名庭雲字飛卿而他書或作庭筠不曉所謂據此兩說則飛卿名似當作庭雲

詩材

唐子西云平居作詩須收拾詩材以備用此學人之

言陸放翁詩有云詩材滿路無人取此詩人之言也

雞飛牛鳴

翻譯名義牛吼地謂大牛鳴聲所極聞也按唐人詩有相去一牛鳴之句蓋用此又阿含經云人民村邑相近如雞飛雞飛牛鳴內典語形容都有致

炊僥

荀子仲尼篇可立而待也可炊而僥也楊氏注云炊與吹同僥當作僵可以氣吹之而僵王彦輔塵

辨其非是以謂俛與竟同炊乃爨也危辱之事可立而待也炊爨而盡猶所謂一餉間也楊用修謂荀子炊俛語猶俗云一頓飯時意亦取麼史但所釋俗語未當所謂炊者是炊爨之頃與食頃亦小異李義山李賀小傳有云如炊五斗黍許時陸放翁詩有云强坐一炊時皆以炊爨為言惟論語終食之間朱子云終食者一飯之頃是為一頓飯時耳

花朝月夕

世稱花朝月夕蓋以二月十五日為花朝以八月十五夜為月夕也其實花月之候亦顧人之能知會賞何如耳蘇東坡在嶺南嶺南氣候不常嘗以為菊花開時即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陽和淵明九日詩以此觀之誰謂花朝月夕定須時日拘耶

蝶粉蜂黃

周美成詞蝶粉蜂黃都退了楊東山援道藏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辦舊注以蝶粉蜂黃為唐人

宮粧者之誤王野客引李義山詩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胡苕溪又引宋子京詞淚落胭脂界破蜂黃淺之句並以宮粧注爲不妄路謂東山之說固自有據而宮粧亦必有此故詩詞並及之乃觀周詞意正當作宮粧解則於下句尤聯屬蓋周詞云蝶粉蜂黃都退了枕痕一線紅生玉苕溪謂方睡起時宮粧退盡所見惟一線枕痕斷得其解矣

黃嬭餘話卷第三